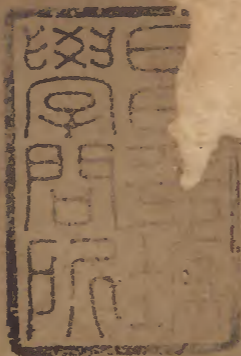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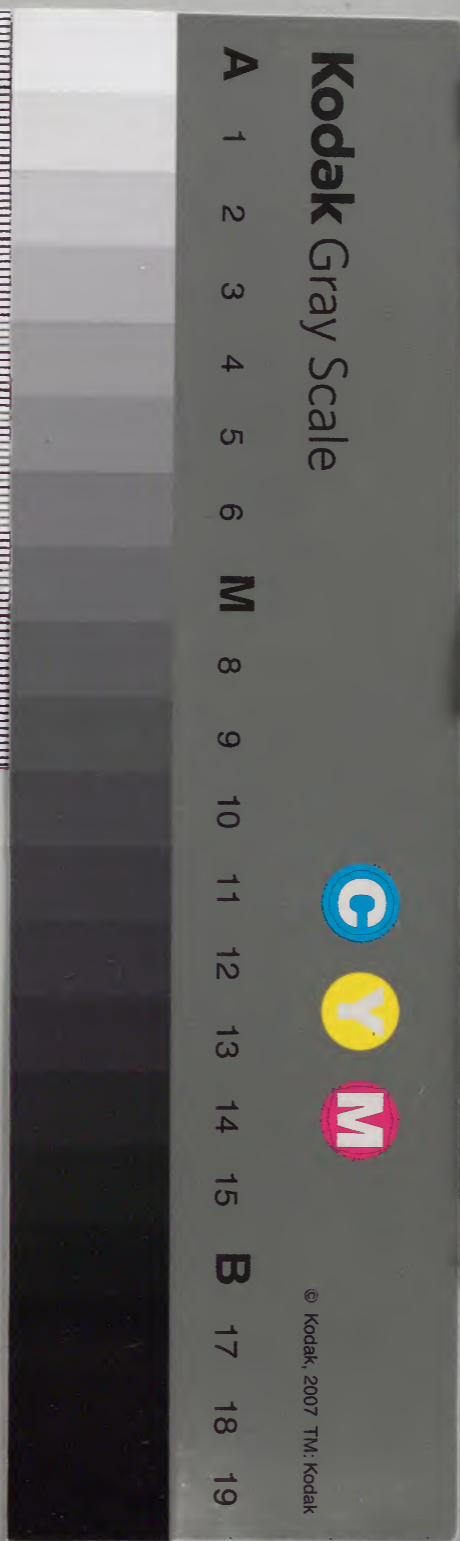
潭集 廿二之廿四



漢書門			
九	七	五	六
一	七	三	號
八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八	七	書
函	五	
五	八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56
冊數	8 ( 7 )	
函號	303	60







初潭集卷之一

君臣二

一明君



元鳳九月鄴邑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  
 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  
 燕王上書言大將軍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  
 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

卅

初潭集

卷之一

一



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忤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忤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逐，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復言帝既冠，遂委任光。詔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節○節○見○昭○帝○明○聖○異○常○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敝○甚○  
○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敝○甚○  
○賜○汝○席○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醜

○孫○亮○出○西○死○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



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室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為黃門首服

○二忠臣

齊崔杼弑莊公刑蒯瞶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瞶曰善能言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難難難難可敬真可敬也

趙襄子遊至於梁馬却不進青苜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苜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苜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苜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本無路了

晉逐欒盪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君曰命汝無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難難難難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為輕薄章後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捨他師莫敢收葬敞

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章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家帝聞之意不平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



似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餘人或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令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水時爲吳郡單身奔亾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水出錢塘口蘧篠覆之時峻賞募覓水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水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水欲報卒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水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此卒有大人相名亦不肯傳也



蘇峻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往矣  
可惜戴頭巾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與焉中興書曰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及仲堪走文武並無從者唯企生十古一棟在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

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馬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遂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玄遣收之語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弱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耳玄遂斬之既出市玄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母桓如言宥之桓先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  
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既有此母定生此子

桓玄篡位帝出宮徐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  
恭帝遜位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謝宣明止之收  
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  
自不同乃更欷歔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墜馬眾散不知所在堅所騎  
驄馳還營踏地嗚呼將士隨驄去得堅于草中

馬良易馬義難

符堅為慕容冲所襲馳馬墮澗計無由出馬踟躕臨  
澗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鞚堅攀鞚得登  
岸西走盧江

人之不如馬者多矣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  
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  
緋是也宋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  
趨而前跳躍奮擊



人之不如猴者多矣

○三正臣

○墨者有鉅子腹躡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躡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

十餅子都賈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

○騶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候家候恠之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卽迎喪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都好乘驄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二

○陰興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



極是極是極難極難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難之朗曰  
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  
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  
遂攜拯如初華嶠譜叙曰歆為下邳令值漢室亂乃  
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  
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  
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  
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

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彼平時愛買好急則不  
顧故凡買好者皆非其心也小人舉事不顧後大  
率難以准憑若此國家將安所用之乎

○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  
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  
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周舉不負所舉左雄亦是英雄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  
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  
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此節義之臣也何可得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揚濟與書曰生子癡了  
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  
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  
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  
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

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乞欲以死  
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  
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  
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回車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  
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  
否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毋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夏侯玄旣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體貌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紕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王澄嘗經郡

入境問此郡士吏稱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諸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旟等曰冏稽侍中善絲竹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曰公協輔王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旟等不自得而退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恠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為孝。

太真真可。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



米遺之却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王有不悅色語信曰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仲將魏朝大臣寧

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矣安以爲名言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望闕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謚恃勢乞麋角鴿羽繪荅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蔡子度自豫章徵為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  
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  
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  
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  
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魏世祖選丁邯為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  
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耳世祖怒使虎  
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  
能為郎者臣詔出不為郎

8  
十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  
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  
耳卿乃以一世勳門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為儔而不懼者心無彼  
此於人也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之曰謂神滅既自  
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何患不至中  
書郎而故垂刺為此乎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  
已至令僕矣



向柳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  
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  
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  
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減損文瓘曰  
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  
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為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  
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鵬鷲鷹鸞豈衆禽之偶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  
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賣  
袁劉安得免寒士按南史蕭道成既弒蒼梧以太后  
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  
道成事敗皆歿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  
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  
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  
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



遠遽應曰知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

宋主乃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人以

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感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

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皆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

詣齊宮勸進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及彥回子賁往問

訊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何

謂耶至齊王即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炤獨嘆

曰彥回少立各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

歿不當為一名士邪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愷容色坦然帝曰歿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

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

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叅軍為政寬仁不行杖

罰吏人感其恩信通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眾斥

○



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劉餗隋唐嘉話曰徐  
大理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  
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  
可改至帝臨刑得免除名為虜人如是再三終不挫  
折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  
郭弘霸為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寮屬省候弘  
霸獨後人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  
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卽愈也元忠惡其媚暴語  
于朝

千古無元忠

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又相對丁將有弼諸之  
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  
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徐俯字師川以父禧外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  
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  
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便呼名至前驅使之  
獬廌見闖不直者觸之窮竒見不直者煦之均是獸  
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為冠小人以窮竒為



名

馬仙碑曰小人如夫王太后主飼之則復為用矣

○四清臣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

袁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

每呼為清郎及邵為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郎矣

李廙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燕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麈尾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

初潭集

卷之二十二清臣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之臣

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以桓  
 君山多藏書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翫楊子雲之篇樂  
 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後會中山邸廼詔  
 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  
 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



斷其節、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謝朓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還、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曰、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

中、復有袁叅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叅軍是表伏之表、復何所疑。

○後主宴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後幸鍾山、令譏豎議、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亦手授譏。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



呼平城為彭城、魏有慚色。祖瑩在坐，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蕭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蕭嗟賞之，魏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

○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勝。孫璉亡後，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

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死。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把蜀纈袍覆之而去。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鳩集鳳池。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列在第十三。塲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二能言之臣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亦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腐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漢武帝乳母嘗犯罪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



慎勿言此或可高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  
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  
亦深有情恋乃悽然閱之卽救免罪

東方朔上書曰臣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  
已誦四十萬言八中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  
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市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鳥爲啞啞  
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  
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鳥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  
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



勞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  
作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  
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漁陽  
摻搗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  
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  
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典略曰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建安十六年楨隨侍太子酒酣使夫  
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公聞乃收楨  
滅灰配輸作部使磨石後武帝至尚方觀作者問曰  
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  
之巔外有五色之華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  
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  
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爲一方之主

此語無人會得

郭淮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嘲澤澤不能

答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狗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

對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哀哉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中散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  
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  
慕王大咨嗟向秀傳曰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  
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  
笑曰可及康誅秀遂失圖乃詣司馬文王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  
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萁羹但未下鹽豉耳

雋永

樂令女適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搆兵  
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  
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  
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  
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  
羣臣嘆服



○此佞口亦甚好言語之選也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晉武帝問孫皓南人好作爾汝歌爾頗能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曰昔與汝為隣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

有難色帝咲之崔粲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簡文初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曰卿嘗



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公亦萬天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之嘯父對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正謂位耳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桓公公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恨於破甑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



紘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主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尤迸碎牀褥聞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世 不得不覺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



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纈飲

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今巢許遇瓊契當無此言

李卓吾曰許初刺劉最諂薄得好劉亦不受許刺直自認真去又好王乃并刺劉許落在劉許圈積中矣余因代劉答一轉語云我自有玄度新許不用巢由舊許也

袁宏為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  
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  
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張天錫為荊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  
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最貴張曰  
桑椹甘香鳴鴉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

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  
淚如傾河注海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  
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和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  
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  
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斤陌條  
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初軍集  
卷之二五能言  
三



至言至言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牦有盤辟之好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仁祖聞之曰特無豎才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牽強

庾稚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鐘磬先聽其音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極感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宣武北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此答無味因代劉答一轉語云坐則談清言行則建事功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徵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者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桓公目謝而咲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李生因代謝答一轉語云參軍誤了出則爲遠志處則爲小草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賦無恙。」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鯤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王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



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欲吠堯，酒  
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為梁王盡歡，歸請起  
舞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乎？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  
為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  
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耶何關爽事？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丞，二人曾論事，移時吏人  
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甚  
不和也。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蟬腹龜腸，為日已久，  
饑虛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能落毛？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  
康缺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  
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關府儀同。徐孝嗣、侯儉，因嘲  
之曰：今日可謂連璧。王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  
傳。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



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惜忻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乃仰眠  
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  
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做水，肆意酣暢  
也。

○蘇瓊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曰：設官  
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

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  
若許其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  
之。

○宋孝武嘗賜侍中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莊對曰：昔與魯爽別，竊爲  
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  
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  
姪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



初潭集 卷之三  
兩遂忠孝並弘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問恂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為雅言

魏李處來使齊武讌之蕭琛舉酒勸處處不受酒曰公庭無私禮琛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坐悅服李處乃受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周盤龍為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

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

徐陵至魏是日甚熱魏收嘲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謔卒得職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容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



誰也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曾為入蕃會盟使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揆言及事事第一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者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顯是第一矣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對曰張載臣所

畏邢恕從臣游

○劉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獻策决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但須得利便之地以貯水介甫傾首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李待制誠之聞包希仁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必亂天下

知人



呂太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

全大國之體

妙妙

○以上皆能言之臣夫唯明君在上故下皆忠清正直之臣而凡能文能言者無不布列於有位矣欲天下不治得乎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直文強而武強文強言皆無不亦依然有立矣  
以上皆強言之曰失對則吾士對不皆忠也  
故故  
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受者

初潭集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  
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  
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  
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許汜與劉備在荊州收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

變五部高肅一旦推雄

○漢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彞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  
看見了

○二能臣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女唱女為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後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其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欲往見楚王至於嶽巖之間衣寒糧乏二子俱死獨其思革子得見楚王楚王設鐘鼓以樂之陳旨酒嘉穀以享之革子愴然而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

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來俱謁至嶽巖間飄風暴雨卒至不勝凍餒遂死楚王曰嗟乎有如是耶於是賜革子黃金伯劬命左右收二子葬之而以革子為相

此革子之所以賢也當其時三人皆赴楚幸而同會於赴楚之途不幸而同風雪於嶽巖之間積日過時無所食飲或不柰饑之與寒遂病以歿革子蓋幸而得死者也幸而不死而得以見楚王楚王能饗之未必能用之縱能用未必遽以為相錫



以千金其身之未敢必其為何如也而况使王澤及其二子乎吾固謂革子之賢不可及也一進見之項奏琴之間而沒者以慰生者以榮成已成物道在茲矣

○限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曰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曰夷對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平執走之衛公子曰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東平王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



給璧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  
且盡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給曰我數  
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  
奉璧蒼既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  
○一樣一樣同是國家大得力人也

隴西太守鄧融以廉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案范知  
事譴難解欲權相濟乃托病去融不達意大恨之范  
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徵下獄范  
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

故功曹郭范訶之曰君困厄齊亂邪融擊得不出因請  
死范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魏文帝為天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曹  
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若不  
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  
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  
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吏因為取章以視慈便  
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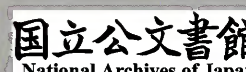


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去慈既共出  
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此人用得

○南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嘗遣山巨源  
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  
驗眾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  
故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戚  
否人物李康家誠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  
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又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吾對曰清慎之  
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  
可舉近世能慎者吾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  
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  
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嗣宗陳  
留阮禹子也兖州刺史王和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言  
和愧歎之自以為不能測焉口不論事自然高邁  
○然則籍本高邁曠遠之士也而晉帝以為至慎何  
哉所謂亦各其慎也難與俗士道矣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朝廷慮其不從命乃  
共議用桓溫相王然之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  
楚然恐不可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俟請為從軍司  
馬相王不許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  
其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謝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  
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  
此始判優劣

○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  
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  
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  
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  
日  
○謝固曠遠桓亦惜才又曰達者皆言曠遠解兵癡  
人盡道清談廢事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俄而石頭乘輿返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奕奕在前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

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怒杜黃裳曰王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以上皆能臣英君非能臣不使能臣非英君不事故吾謂智能之臣可貴也何也真才實學足以集



事斷斷乎不可以虛名勝也當此時也彼盜聲以  
竊位偽學以欺世者皆自然老死牖下矣何也彼  
實無一技而專一媚嫉人之技欲幸免于放流之  
誅難矣况有位歟

○三暴君

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  
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  
之君心也臣爲肱股孰有心悅而肱股不悅者桀曰  
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

而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  
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  
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  
而休我以炮烙也遂就炮烙

○癡語也

齊王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蠟於四  
器置俎其中觀之極樂帝卽命索蠟一斗置浴斛使  
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喜噓不已因讓綽曰  
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四評臣

18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  
言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  
國者君安得獨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  
納之

妙妙可法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  
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  
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  
吾仁也

妙甚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  
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  
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  
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羨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妙甚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不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王乎王曰爲無王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日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



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滕文公卒葬有日，天大雨雪，至牛日，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蓄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一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先王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王遊，見男女行道，謂先王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王乃大笑。



而止

妙妙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會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能人

晉惠帝為太子時咸謂其不堪衛瑾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欲何言瑾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

耶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濟諫留齊王犬是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虎之場矣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



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疆知人家國

事言師甚里其恒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

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

整麇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

為賊曹叅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

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

小差語謂曰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

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

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

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真諫臣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

獲申乃起於帝前梓樹掣下床以手搏之曰朝廷不

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大聽奏事朕之過也樹

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

切學集

卷之三

上



補遺錄 卷之四  
漏對曰以尾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以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管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贓官死且不怕况怕杖乎清官寧可受死肯受辱乎然則決杖贖死正所以優待贓官而導之贓汚

也雖曰士人實同徒隸但論有贓否耳徒隸之人豈無羞惡本心高出士人之上哉

陽城召為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醉之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真諫議

○五癡臣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借人作奏記人不為作因語  
 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  
 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  
 工宜去葛龔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鷄舌香與含之鷄舌  
 頗小辛螫不敢咀嚼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  
 泣莫知其故求舐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  
 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一日問之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  
 尚煖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於是撫掌  
 大笑

此過不惡

殷淵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



魏韓康伯始隨至貶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  
側諫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真

殷中軍被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僦梯將  
去在信安終日書空作字楊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  
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  
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  
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曰彼物  
故不歸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說此以  
為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日子才  
應死我罵之極深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不  
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指帝怒  
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髮  
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為之焦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初置集  
卷之三  
七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以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狀問曰此何人韞曰正是我

○令狐絢相國以姓氏少族由是近遠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爲族溫廷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鈿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若有証見亦是犯夜左右莫不失笑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卽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或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以上皆癡臣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諫又烏能入也蚤知其不可諫卽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諫而



必諫諫而不聽乃去者次也若夫不聽復諫諫而  
以死癡也何也君臣以義交也士爲知己死彼無  
道之主曷嘗以國士遇我也然此直云癡耳未甚  
害也猶可以爲世鑒也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誣之  
爲暴無所用諫而故欲以強諫此非以君父爲要  
名之資以爲吾他日終南之捷徑乎若而人者設  
遇龍逢比干之主雖賞之使諫吾知其決不敢諫  
矣故吾因是而有感於當今之世也下不如其上  
臣不如其君奴之才實不逮其主胡然不自揣量

而疏草日紛紛也

○六昏君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  
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  
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赴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  
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  
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晉武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賈妃令  
外人代太子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



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太子得對  
帝大說以示衛瓘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  
妃以此然瓘

○七哲臣

○司馬德操知劉表性闇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  
以人物問者德操輒言佳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與  
決而一一言佳豈所以谷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  
亦復佳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持洛陽宮門銅鑰

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靖字幼安燉煌人與鄉  
人汜衷張魁索紉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  
五龍

○齊王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  
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  
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



命駕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幾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璞已自知其禍矣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是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辛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氏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安玄超俱妙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



虎視淮陰矣。于是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知人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謀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

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奚向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初桓南郡揚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覬亦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

鄧瑯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鑿。



王降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盧攜貌醜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知人

○八愚臣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鷺翔之鳥相隨而集賴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魏武征袁本初時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成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帝謂可爲竹桴楫而未顯言馳使問揚德祖應聲答之與帝意同

人餉酪魏武敬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楊修便



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又嘗過曹娥碑下見  
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曰八字魏武謂揚修  
曰解不曰解魏武曰卿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乃  
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  
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  
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  
與修同乃歎曰我亦不及卿乃較三十里  
揚德祖爲魏武王簿時作相國門魏武自出看使人  
題門作活字揚見卽令壞之曰門中活閭也

曹爽輔政識者知有危機晏有重名又與魏姻戚內  
實懷憂乃作詩云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  
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嗟浮萍永寧曠  
中懷何爲怵惕驚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  
足以制之不乎曰昔趙儼葬兒沒來半坐迎之太初  
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謂劉寶曰吾鄉思  
轉深矣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承曰聞此不及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早那裏去如天道何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見之因呼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岳後至石謂岳曰安仁卿亦復爾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夏侯玄為太常玄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死



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因辭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食庾雖強飯意思極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遲了遲了莫性庾也

○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

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晉安帝紀曰仲文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誅嘗照鏡不見已頭俄而難及○此子魯讀楞嚴來想見頭在鏡中也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共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以上皆愚臣君昏則臣必哲不哲則愚矣然有與君共戚者受遺顧命者世受國恩無所逃者則雖



三  
矣  
所

欲不愚  
年不  
道學者未可棄  
次明哲藉口



